

老里早

农历四月，本来就是江南最闹猛的日子，先是佛诞，再是蛇王生日，吕纯阳生日，还有药王生日，轧神仙啊，庙会啊，道场啊，游行啊，那是此起彼伏，一直要闹到下旬。

过去几千年倂是农耕社会，是要靠天吃饭个，因此这些热闹里其实都有祈福个意思和内容。大家都希望这一年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

庙会放在农历四月也蛮合适，因为接下来就要打油菜籽，收冬麦，踏水车，种大禾，一直要忙到入秋。再想热闹也没那个闲工夫了。说到底，庙会就是一个社交平台，农家平时各顾各，串门也走不远，就靠庙会来让四里八乡的亲友碰碰头了。

既然是社交平台，各家就有各家的利用法。八十年前，家父和家母就是通过参加一次宁波乡下的庙会游行正式告知众乡亲，他们订婚了。

说起家父家母的婚姻，还要从他们四岁

八十年前个一次庙会

文 / 畸笔叟

消息传出，据说两家亲戚倂炸了锅。虽然大家晓得，订婚勿洐是每个人倂可以去吃个，但结婚毕竟是终身大事啊！这边厢，我们郑家要问，讨了一个怎样个小娘？那边厢，金家也要问，嫁了一个怎样个小歪（指男孩）？众议难拂。于是，族中老人出了个主意，说等到四月庙会，让他们俩都去参加游行，两家老亲都去看游行，不就都看到了嘛。整个游行队伍从漕浦个祠堂出发，要走到清水湖才散，总归看得清爽了吧。

据说，经过精心策划，家父被安排在队伍里“放荷花铙”，就是拿一把枪口铸成荷花状个土铙，一路走一路随意放，以壮声势。其实就相当于放一路炮仗。家母则被安排去坐“野马”——所谓“野马”是指临时从外地牵来个马。对孩子来讲，马背很高，而金家人就是要家母坐得高，能被看得清。

八十年后，家父仍然不无得意地告诉我，一切安排就绪后，就着人通知下去，让金家老亲去看那个“放荷花铙”个小子，让

郑家老亲去看那个坐“野马”个姑娘吧。他是抱得美人归个，有理由一辈子春风得意。

家母是千金小姐，于是金家派出了两个老家人护驾，一男一女。男个负责牵马，抱她上下马，一路照顾安全，是“保卫部长”；女个则提一个藤格篮，里面装着各色点心，干湿毛巾及水壶等，负责一路吃喝拉撒，俨然“后勤部长”。当然，比起贾宝玉出门要跟四个小厮两个家人，还是不好比个。

家父这边只跟了一个人。因为家祖长年在汉口做生意，老家用个人不多，家祖母便临时请了同村一个老汉一身兼两任，既要教家父怎么放铙，注意安全，也要带足水和食物以备不时之需，家父走累了他也要负责抱。家父说，这个老汉，村里人都叫他“兑灰老头”。“兑灰”就是指收炉膛灰，过去农村家家户户烧饭取暖倂要烧柴爿，炉膛灰就是草木灰，是很好个农家肥。迭个行当已经消失多年了。

大安里记忆

文／杨保飞

茄山河

我出生辣辣淮海中路嵩山路口个大安里，之后辣辣甯搭生活了四十几年，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才被动迁。现在个香港广场北楼就是当年大安里个位置。

大安里是一条新式里弄，一条弄堂贯通两条大马路，一头出口辣辣淮海中路，门牌号头是淮海中路 270 弄，另外一个出口辣辣金陵中路，门牌号头是金陵中路 269 弄。因此弄堂里有两套门牌号头，譬如我家是淮海中路 270 弄 2 号，而我同班同学胡光明家则是金陵中路 269 弄 4 号。

记得少年时代个有趣事情颇多，今天先讲一件。

我就读于新城隍庙连云路口个金陵西路第一小学，这条弄堂里与我同龄个小朋友倂辣辣迭个学堂读书。

屋里门牌号是淮海中路个小朋友倂习惯把靠近淮海中路个弄堂叫做“前弄堂”，把靠近金陵中路个弄堂叫做“后弄堂”。屋里门牌号是金陵中路个小朋友对“前后弄堂”个说法则正好相反。故事就因此而发生。

我当时是少先队个中队长，胡光明是小队长，我们俩在一个小队。有一次搞小队活动，约好礼拜天上午八点钟集合，去延安路个自然博物馆参观。礼拜六放学个时候，胡光明通知大家，明天早上八点钟前弄堂口集合，不要迟到。未及细问，大家回答晓得啦。

到了礼拜天早上，我和小宝、小飞、阿珍、阿英等六七个小朋友，七点半就到弄堂口等候，谁知等啊等啊，胡光明等人一个也没有来。当时小朋友们倂既没手表，我就叫小飞到隔壁烟纸店看看辰光。一歇歇小飞回来讲，已经八点一刻多啦！我晓得胡光明平常很守时个。到底哪能桩事体呢？

还是阿英头脑活络，伊忽然想到，会不会其他小朋友等辣辣后弄堂口？对呀，阿拉辣辣阿拉个前弄堂等，伊拉辣辣伊拉个前弄堂等，两个前弄堂，等到明朝也是等不到呀！

我率队向金陵路弄堂口走去，一抬脚，只见远远个，胡光明也带了一帮小朋友向我们走来……两队人辣辣弄堂中间会师，胡光明憨憨一笑：“怪我没有讲清爽，浪费大家半个钟头！”

那天，虽说晚了半个小时到自然博物馆，但是大家参观个辰光倂十分认真，有好几个小朋友拿出纸笔做笔记，因为老师布置过，回去是要写一篇作文，谈谈参观个收获和体会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当年个小朋友倂已经变成了古稀老人，偶然路上相遇一起喝茶聊天，有时还会争论到底啥人家是前弄堂啥人家是后弄堂。答案不重要，重要个是怀旧个心情。

画白相

吃亏就是占便宜

图文 / 沈一珠

要出去白相两天，就跑到屋里附近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买鞋子。按照阿拉姆妈个讲法，甯就叫：上轿穿耳朵，临时抱佛脚。

本来只想替老公买一双男鞋，挑挑拣拣，选中一双，试好了，就顺口问一声营业员小姑娘：“阿有打折啊？”

虽然晓得讨价还价有点让人触气，不过有趣呀，少了迭只环节，总觉得买末事少脱交关乐趣。尽管大多数辰光纯粹是瞥是勿是。

既没想到小姑娘老早就准备好了，张口就来：“买第二双一道打八八折。”

我顿时心动，就讲：“好啊，甯末再买一双女鞋好了。”其实也勿完全是心血来潮乱买八买，我原来个一双旧鞋子有点勿跟脚了。

小姑娘拎仔两双鞋子过来了，伊还拿了一只计算器，一边掀一边讲：“是迭能个，两双鞋子打好八八折正好 500 元，侬索性再买一条裤子，就可以打八折了。我帮侬算一算哦，喏，打下来 509 元，等于是依花 9 元买了一条



裤子，老格算个。”

我继续咬钩，讲：“好呀，就是甯条裤子花里八拉，帮阿拉调一条一末色个。”

小姑娘答应一声，重新算账道：“494 元。哦哟，比刚刚还便宜 6 元，等于白送侬一条裤子！”

回去路浪向心里想：到底是啥人挺着便宜了呢？

沪语趣谈

上海话里个“花”

文 / 阿娟

天气一点点热起来了，上海街头到处可以看到各种鲜花开得五颜六色，邪气好看。其实，上海话里包含“花”个词汇同样多姿多彩，例如：花头、花样、花俏、花腔、花架子等等。

或许因为“花”是植物个繁殖器官，所以上海话里许多含“花”词汇倂与异性有关，比

如：“花拆拆”指喜欢与异性调情；“花搭搭”指不太正经。“花头”可以指“主意办法”，也有从花苞引申到不正当男女关系个意思，如：“伊拉两个人好像有点花头了。”

一些有“花”个形容词和名词中，有些意思比较微妙，例如：“花俏”可以指说话花

屋里有只老式咖啡壶

文 / 钱红春

最近，看到帮助自闭症小囡掌握工作技能个“爱·咖啡”店，辣辣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个支持下头又重新开张，我勿由得想起自家屋里伊只老式咖啡壶。

甯只铝制老式咖啡壶是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参加单位联欢会获得个奖品。甯种咖啡壶结构邪气简单，盍身跟大口啤酒杯差勿多，只不过下头大，上头小，盍身外头有盛水容量刻度，盍盖中央有只玻璃球，壶里有根比大拇指头细点个空心管，管子底部有固定底座，上半段有只管子穿过中心并固定好个漏盆。烧咖啡个辰光，先朝壶里加水到需要个刻度，再拿磨碎的咖啡放到漏盆里，盖头盖好，空心管正好对牢盍盖当中个玻璃球。水烧开后，水会通过空心管冲向玻璃球回流到漏盆，经过迭能反复滴滤，咖啡就慢慢烧好了。

不过，埃个辰光阿拉平常只喝白开水，再加上经济能力搭勿够，所以甯只咖啡壶就一直丑辣角落里积灰。

记得好几年后个一天，我路过一家咖啡店，闻到一阵阵咖啡香，就想“开开洋荤”，但一看价钿又舍勿得。当我正要离开个辰光，看见柜台角落头里有块纸牌，讲店里有咖啡渣供应，每斤只要一角洋钿。心里想，头潜咖啡喝勿起，尝尝二潜咖啡也蛮好，就称了一斤。回到屋里用自家咖啡壶一烧，啥人晓得颜色倒是变成咖啡色了，但尝仔一口，只觉着清咧淡咧刮刮，既没一眼咖啡味道，同白开水唔啥两样。后来我对人家讲起甯桩事体，人家笑得捧牢肚皮告诉我，咖啡渣勿是让依回壶重烧喝个，人家买回去是用来吸难闻个味道，用来种花养草或者去油腻擦镜子个。讲好以后，还穷笑我：“啥人像依介洋盘，咖啡买勿起，去买咖啡渣。”弄得我邪气尴尬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唔没用过甯只咖啡壶。

随着改革开放个深入，日脚一天比一天好，路边个咖啡馆比小辰光热天个茶水

里胡哨，也可以指衣着鲜艳时髦，还可以指善于讨好、会献殷勤。“花巧”可以形容“很有一套”，也可以指一种新办法新窍门。“花妙”可以形容“巧妙地甜言蜜语”。“花腔”从多变个戏曲唱腔引申出“变化多端”个意思。

有趣个是，“花”在上海话里还可以作为动词使用，有从感情等方面去逗引别人个意思，比如：“依又要去花依女朋友了是伐？”“依勿要来花我，我勿吃甯一套！”

摊还多，有辰光阿拉也会同亲朋好友到咖啡馆孵孵。后来市场浪流行电咖啡壶，我也买了一只，自家辣辣屋里烧咖啡，平常有客人来，也是咖啡招待。前几年，我嫌弃买来磨好个咖啡粉勿及现磨咖啡香，就“鸟枪换炮”添置一台集“磨豆、电热、滴滤”于一身个咖啡机，机器一开，屋里向倂是咖啡个香味道。

至于伊只烧过一趟咖啡渣个老式咖啡壶，前两天又拨我翻箱倒柜寻出来。老婆问“寻出来做啥”？我告诉伊，地区有关部门为了反映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居民及家庭生活个变化，要举办一场“珍藏的记忆——老物件展示”活动，我想仔半日，甯只老式咖啡壶蛮能说明阿拉屋里个变化，就寻出来，准备拍成照片先拨伊拉看看，假使能拿出去展示，倒也是桩蛮开心个事体。老婆讲：“喔唷，我想老头子哪能越老越糊涂，当仔依又要烧咖啡渣了啦。”我讲：“依还当我洋盘啊？现在日脚越来越好过，阿拉是越老越起劲哉！”

周建国沪谚熟语印



好白话



照排头

好白话：喜欢说空话，形容光说不做。

照排头：依靠别人力量办事，有总归、按照的意思。